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直言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陸贄補元元題

問皇帝若曰蓋聞上古有

登科記作至

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

四海

登科記作海內

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也

集無也字

星辰執道

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

滋廣異文質之辨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

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

登科記作何

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

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濟庶類夕惕晨興未惟前王之典

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

集作之

崇儉法高宗以

集作之求賢興

一作均
平徭賦

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集作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

業平均一作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而浮靡

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

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登科記之志賦入日減而

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

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

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其集作本末將舉而行

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浸沴荐登科記興仍

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為登科記凶災

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曷又曰堯湯水旱數之

常也二者相登科記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

朕屢延卿士詢訪謨猷集作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

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登科記廣欲

候一作轉輸登科記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

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

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集作

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畢志直書無有所

隱

對策

穆質登科記費第三人

對臣聞帝王之理殊塗而諫諍之道一致五諫之要同歸

而直諫之用為急今朝廷之不聞直聲久矣伏惟陛下採

唐堯師錫之義降禹湯罪已之詞詳延直臣博求失政自

近古已來憂勞思理未有如此其至者且何患乎不得爲堯舜而已若欲陛下之德與天比崇欲陛下之名與天無極斯乃天之意也臣之志也不然者臣當退從作者七人之八耳孰爲來哉制策曰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辨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臣聞三皇以道化五帝以德化故曰脩己以安百姓垂衣而化天下天何言哉帝何力哉無爲而已遂性而已至道旣往至德寢衰而三代之主先之以禮義故有法度之制

符文之變高其隄防崇其刑辟不臻大化迄可小康上古之君三代之主教道旣異勞逸自殊則知理之盛衰皆德所致效在德有優劣非時有澆淳繼三代者其降殺可知矣制策曰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厲如恐墜失憂濟庶務夕惕晨興臣聞舜禹日兢湯武日業皆前代帝王之所以爲理憂勤之至也竊聞陛下憂勞大道勤績庶務無大無小必躬必親靡不關心靡不經手勤亦至矣憂亦至矣然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古人云人生處代如白駒過隙耳何忽自若如此又陛下一則罪已二則罪已若然者復何用宰相乎何用有司乎制策曰未惟前王之典是意暮是則仰策問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與

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
平徭賦黜陟幽明厲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
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
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
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
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
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未將舉而行臣聞事不
師古以克末世匪說攸聞陛下追惟前王之典慕是稽古
之道也然陛下師古為理也欲何為乎為皇乎為帝乎為
王乎驅天下之人欲令歸忠耶歸敬耶歸文耶漢文帝以
清淨為宗近稱刑措漢宣帝以刑名律下亦謂中興自古

以來未有不舉綱而目正不澄源而流清者矣此亦陛下
熟聞之矣是憲是則之宜更申明之使在下者有所趨也
臣聞大禹稱三王首者以其卑宮室菲飲食裕人克己儉
之至也其道堙沒不嗣久矣惟陛下獨能師而行之苟綸
言之可復則天下之可化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者也臣聞自古求賢各以類至三皇師其臣
取其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其友之禮以身先之取其臣之禮以皮幣先之
五帝友其臣三王臣其臣欲為皇則行取師之禮欲為帝
則行取友之禮欲為王則行取臣之禮自昔哲王則有感
憂而行傳巖惟肖則有協卜而出渭濱親載則有卑辭以
厚禮湯命五返於處士則有可就不可屈備獨三顧於草
廬此皆陛下備聞之矣臣竊見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部失之遠矣則制策之舉最爲高科以臣言之不得無弊且陛下弓旌不出玄纁深藏無聘問之先有投刺自媒者無軟輪之禮有躡屩而來者支離於京闕會計於有司又廣張節文妄設條格禁御約束隣諸盜賊防賢之意甚於防姦崎嶇困辱曠日永久然則一覩天顏一承聖問臣恐皇王佐略不可由此而致也今之所得者乃臣輩瑣瑣者耳疆名曰賢賢者固如是耶厚顏包羞臣竊自咲則高宗求賢之意似或不然此乃國家最弊之務伏惟陛下加思重而慎之陛下文可經天地武可定禍亂我武載張則河壖亡命之寇旣以指朝自滅我文載脩則淮瀕逋逃之醜可以不日自來道冠古今功格上下夏啓周發曾何足云

陛下旌孝弟而孝弟未能化人旌之未得其實也舉直言而直言未得上達舉之不以其人也養高年則廢禮已久未有聞焉敦本業則失農者多鮮有勸者平均徭稅而怨嗟日生姦賊之吏未去也黜陟幽明而善惡同貫考課之法未精也陛下師崇儉之遺訓則浮靡何患不革前王之典暮必用則理化何患不行化行則暴亂懲奸犯息然後禮義可浹五教自宣矣七臣者豈非孝經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乎今朝廷列官致位有以諫爲名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其數甚衆不止七人使陛下有未臻之嘆其過將有所歸矣以陛下養高年之禮著于上則鄉黨不廢尚齒之儀均徭之法行於吏則蒸黎有安土之志安土則樂業

樂業則務本務本則興農興農則家給家給則賦不減而人不貧矣吏道愈濫者吏不精也臣竊見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資歷爲優試材者失其本以書判爲上加以檢驗滋章簡牘繁糅饋_不滯_不吏緣爲姦事壅於上權移於下胥徒末品得擅_失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_然古則爲官擇人今則爲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又有通經之目試文之科不同歸於吏部選之至於此雖廉察日增固不及也若刻革前弊明詔固當疾行創立新規微臣以爲不可且烈祖之憲章未改前王之法度繁然德輶如毛在克已而已何必改作然後成功因人之欲順天之時則易從行古之道得理之中則有據制策目

自頃陰陽舛候稜沴洊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爲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義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人靡蓋蔽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遂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臣聞旱蝗者稽諸洪範爲言不乂之罰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爲木所傷木東方少陽古云陽騰所以爲旱陽既亢極氣又囂蒸則介蟲爲孽蝻斯爲害臣見比年旱魃爲害已甚矣則洪範之徵亦明矣

無乃陛下詔令不信乎抑又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其握
 兵者不本乎仁義貪於殘戮人用愁苦怨氣積下以傷陰
 陽之和也則國家兵先於河北旱蝗河北旱蝗適之次及河南旱亦
 隨後次關中關中又蝗旱早既仍歲蝗亦比年無乃陛下用
 兵者不詳其道也臣謹稽古典參於歷代禳除異術祈禱
 多門至若貶食省用稼一作務積圭璧求邪於幻術覲福於
 釋流土龍矯首於通衢羣巫分袖而鼓舞此又從人之欲
 也至若兩漢舊儀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又一
 時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
 宰一牧勤卹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出
 境旱不為災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為天子德為

聖人神動而天從氣使而時變至誠所感何往不通臣伏
 見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損常膳
 而不御議獄緩死掩骼埋胔詔文始書害氣將究詔書始
 下和氣自生故不旬朝之間兇渠殲殄兵革偃息甘雨荐
 降氛災自銷天之監人也明矣速矣然則陛下之德有以
 動天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若堯湯之災陰陽之數此則
 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傳疑惟洪範之徵信也謹而言
 之陛下鑒之可也臣聞堯之水湯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蓄
 積多而備先具也今國家或時不雨一歲不登堯湯比之
 懸矣人至困竭國為空虛者備之不早頃所以賦歛無極
 怨讟日盈權傾詭求朝令夕具豈不以兵食乎今蒲同勞

師既還關輔生人纔息不急軍食不煩軍須則搜粟關中重擾未可轉輸江徼雖遠可期關兵食以廩儲雖節食猶慮費用者多則功臣何因而懷怨擇賢才以實官雖省員猶慮曠職者衆則多士何憂而靡歸臣聞方內之理亂由君上之所執上有所執則下有所守臣竊觀國理似或不然無可久之圖無常備之制用無本末舉無條綱任運而行應急而化若虛舟之觸用濟江河如亂絲之棼望成綸綽所以遇運則福至遇厄則禍生遇歲惡則勞遇歲豐則逸坐迎天命不關人謀聖心浩然罔知攸濟者乃葵倫不叙之故制策曰子大夫蘊蓄才一作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難災畢志直書無有所

隱此乃陛下厚禮衆君子之意臣微曷足以當之若臣者生爲唐人馬牛之齒甫以壯矣道不得行身不得遂陋矣賤矣與螻蟻何異然詩書天人之際皇王經緯之道三墳六經九流百氏前王沿革之要歷代興王所由既嘗經之于心頗亦備之于學雖未之究可略而言至若時政之損益任賢之得失刑辟之有輕有重生人之或利或病臣又耳或有所妄聞身遠與寡莫爲之先且無因至陛下言之爾皇天后土宗廟社稷實宜知臣之心每用憤發惻欵隱憂臆激於肝血藏於髓思有以一陳之久矣蒙陛下開天地之德降雷雨之施深詔執事旁延郡國俾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舉臣也幸苟有志人乃舉之此亦上天降祐

皇唐使陛下錫臣此便得有路索言之於上也若賢與良則臣豈敢惟諫與直或有可觀言不直諫不極是微臣不忠之罪孤陛下虛聽之德也如至忌諱挾誅誹謗附律脯醢淫戮鼎鑊濫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國之具亦陛下之明知故臣不復有虞於聖朝耳是敢竭慮極愚指陳其切是耶納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謹對

校正一百十字

十九日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策十一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論登科記進詔令作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嘆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

臣之間驩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集作發非明之

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方集作邦懷仁三

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登科記作浸澤于下升中

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

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疇未遂富庶督

耕殖儼類作類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摧酷之科而下有重

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

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

錯而用登科記作請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命精求古

人之意啓迪未哲文粹作著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

之道垂衣不言悉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

其勳漢元優游於儒術集作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

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登科記有

字今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屬之於篇登科記作著之於篇興自朕躬毋

悼後害對策元稹

對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言集作幸及之是天下人

人之福也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

賦文粹作非納豈虛美哉盖用之也文粹作益是以益贊禹

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畧也洎漢文帝羞

羞文粹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文粹作而天下郡國有賢良

之貢入焉塞詔者堯錯而已至武帝時集有然董仲舒出

然而卒不能選用文粹作列條對施之文粹作於天下夫用其策不

文粹
作行

棄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棄其策又何為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

暮敗文粹作改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

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綬其爵祿文粹作秩

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文粹作策得某士

問文粹作事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

士不出邛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

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文粹作正言責文粹作貴著

明之確論斯集作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之

然臣所以上愚對皆以指病陳術而為典要不以舉凡體

論而飾文詞事苟使人雖繁必獻言苟諸詰理雖鄙必盡言

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以盡微臣之獻替耳集作體用

之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

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

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

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

矣亦臣之所甘心馬注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集作悼禮樂之寢

微文粹作寢恤黎人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

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

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文粹作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鞅

橐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

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

氣和物愬天下之衆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
歡愛之化文類作教行是以革三王之所因兼六代之所舉集作

盡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是集作豈集作異事哉誠有物集作

有誠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召

集作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文粹焉四十年間

刑罰不試人用滋植文粹四海大和於是舉文粹升中告禪之

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舉東巡西狩集作念歲之典則宅

集作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征戍

聿興集作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

一朝為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

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後逃征之罪多

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念禮樂之

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

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為將欲興禮樂必先集作富黎

人將欲富黎人必先集作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兩文粹

作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

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

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

文粹銷爭奪之患文粹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而

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脩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畧

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之夫食

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文粹

文粹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以文粹

夫作且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

之軍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

物之智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勇者巧者智者之事也

百天下之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文粹農不

得食不織則不得衣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

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

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

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

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疆

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為游食恣

朴愚鈍集作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文粹非

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惰游之力轉增集作而耕桑

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輸集作而猶不給者今且數家

二字集作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

慘集作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瀆集作矣今之課吏者

以賦歛無逋負為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

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用集作既如彼惰遊之衆又

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惰遊之戶衆則富庶之

道乖集作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

食之徒絕雕蟲文粹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

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徭興耕戰之術則惰游之戶

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集作興

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道集作興

文粹
集作若日
月而懸

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既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陛下悠久戒之慎之而已文粹作安在陛下慎

悠悠懲之戒之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謀集作將分

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文粹作強之時先文粹作申詐力

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

明文粹作並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文粹作禹湯信於帝

皇之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

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為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文粹作

則庶官無黨文粹作當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

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

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

之學與而經緯之道集作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

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

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植集作嘉穀也然而不能遏

稂莠之滋焉其所以遏集作之者芟夷錢鏹之而已唐堯

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殖文粹作禹舜而種臯陶也又集

作無不能遏文粹作共工驩兜之逆焉其所以遏文粹作之者放棄

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

器文粹作盡文粹作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

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任顧何如耳豈可謂任之必

不可哉至於考績之課集作廢草句之學與經緯之道衰

集作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反文粹作漢

集作喪文粹作問及文粹作漢

元光武之事臣遽數而集作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與儒術

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又不出集

適於覆射數字明義者材集作至於辨梳章條是以中第

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為通經固若是乎或至

於工文自試者則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

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

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拱嘿因循者為清流行

法蒞官者為俗吏以是為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

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竊觀今之備朝

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

能得况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

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或

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

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

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及國家

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

學士以環貫大義而與道合符者為上第口習文理者次

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

理中是非者為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未

隸集作朝省者悉得以兩科求士文粹禮部第其高下歸

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

吏部罷書判萬集作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日校能之

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禮部即校天下群吏之理

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

人之官藉之為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

遲速之分定矣二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於群有

司之正長外至於庶問節制者各舉稱集作朝選者一人

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文粹

吏部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

舉賢為不察舉不賢為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保

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三曰叙常之式其有業不

通於學才不屬集作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知於人則限

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後任之若此則敷集作用之典恒而

尺寸之才無所棄矣兩科立則群材遂三式行則庶官當

陛下乃執左契以御之物文粹樞極以正之委庶官如心

目之運支體是集作支體運而無效於心目乎察群材如

明鏡之形美惡文粹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鑒集作乎然

後陛下開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日以天下之日視達

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言以為好惡集作不私其心

端拱巖廊高居宸極文粹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

黈纆竇而聲響文粹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

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為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

人不天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為君仁壽權康未始

有極何忽自苦墮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臣以為國家兵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興以來天下之人惜集作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集

即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

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歛恨於窮泉此臣之所

以汲汲於心者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英華及唐文類聚皆云設

三式以任人惟類集作四式其二曰記功之式每歲群吏之理最在第四者籍而書之蒲歲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

此者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具矣三曰任賢云云

同前 常處厚

對臣聞古之道蒞天下皆酌人言用疑庶績伏惟陛下統

承丕緒光膺駿命志氣中蘊清明下臨恤黎庶而惠慈方

洽梟叛戾而威武已熾猶能慮危於未兆思理於已安聿

追孝思續述前列慙官吏之無用求斥已之至言微臣才

用不足以操事體識不足以經遠祇奉聖問伏用兢兢謹

昧死上愚對制策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

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

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

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

斥已之至言推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

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諮體用之要庶

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

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臣聞復濟慎懼

雖危必樂理安佚肆雖順必憂帝堯之為道也大矣書稱

其本曰允恭克讓文王之為德也弘矣詩美其功曰小心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鈔本宿化下缺二十字

翼翼圖天下之安者必稱尋一作之於勞慮天下之大者必慎之於微任賢誠固思慮誠深百姓雖未富庶四夷雖未賓服天下明知其治也任賢不固思慮不深百姓雖富庶四夷雖賓服天下明知其亂也今陛下鑒前代已往之失求當今未然之理使虛文不設於下至言必聞乎上端視疑聽所委惟賢則上獲其益矣惠爵施祿所理惟直則下輸其情矣顧言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言之不行顧行而動思利乎安則何慮乎行之有倦誠能兢兢於一日二日業業於無小無大苟能此道雖微必昌雖柔必強鳳凰麟不足來甘露醴泉不足致三光四時不足序天之高月也斯不愛其道地之博厚也斯不愛其寶彼之大者者是况其細者而難乎制策曰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漏一作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毗遂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難報者伏以陛下蘊克明德繼荷大業居十聖之全區守守百代之成禮樂揚高祖之耿光播太宗之休烈思黷武而弭戢念疲昨之富庶理自順此生危自反此作兵者國之威也威不立則暴不禁君得其術而已舉其要而已凡善用兵者用兵之精次用兵者用兵之形用精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者國逸而功倍用形者人勞而威立令行禁止俗富刑清
仁足以懷義足以服端君廟堂之上威加四海之外而叛
者嘗欲繫其頸而制其命伏其心而答其背此兵之精也
金鼓擊刺追奔逐北攻城掠地斬馘獻俘憂思嚴廊之上
謀制千里之外而叛者有以畏其威而懲其罰化其心而
戢其暴此兵之形也陶然而化其效不形難也兵貴藏有於無
兵之形不可張也騷然而動其政難久人不可終擾兵之
精所宜密勝也今陛下既梟叛寇復征違命屈已之至已
浹于兆庶恤人之誠已敷于四海乘衆之怒用兵之形則
近無轉輸搔擾之勤遠無經費供求之役誠能固守必大
畏其力小懷其德矣豈兵宿中原之爲虞生人耗竭之

慮臣又聞理國之本富之爲先富人之方勸農爲大三代
以耕籍率天下漢朝以孝悌配力田皆勸之之道夫農寒
耕熱耘沾體塗足晝夜之筋力勤焉父兄之手足悴焉而
官輸籍督坐非已有夷時郡邑長吏偷容朝夕養聲釣祿
非恤人隱此所以耕植之業不勤勸戀本之心不固有遊於
軍旅而邀功賞者有冒于老釋而瀆清濁者有逸於負販
而制貧人者有隱于椎剝而干教令者農耕之難也如彼
日百其勸常有不務者矣游惰之逸也如此日百其禁常
有不息者矣由上之爲政知人苦之者勸之必深知人樂
之者禁之必至昔賈琮以最于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
以甲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伏惟陛下注意於守宰字人之

官以田墾闢為最地荒榛人離散為殿即耕植可勸困竭
可蘇兵未弭則人不蕃人不蕃則農不勸農不勸則國用
虛此權酷所以興也然鹽麴之稅山澤之利法用得其要
不在峻其科理不得其吏不猶明其法明其法得其要則
上無峻刻之舉下無重斂之困矣陛下制策曰既往之失
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者臣聞王者之興皆鑒乎前
代聖君賢佐之所以興昏主庸君之所以喪景行其興也
用得以常理戒慎其喪也用得以常存詩人美殷鑒于有
夏賈山諫漢而借諭亡秦備于圖籍著于編冊非臣繁詞
所可曲盡自陛下統極舉滯淹已逋責恤刑獄振之絕德
澤所臨戴之不暇微臣未見其失也明將來之戒其在法

令刑賞乎四海之廣億兆之衆非家令戶告之能也發號
出令而已矣伏惟陛下聿求善政大振洪猷人之獻替政
之損益燦乎其書灼乎其人始則鼓舞蹈詠不足以克其
善終則渴日望歲不足以喻其勞教之本莫大乎復言政
之先莫大乎重令誠能復言重令上之克當乎天心必忠膺
乎先協乎人情天人交相為感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非此
日有德音而人不悅日有威罰而人不畏苟不悅矣無與
同勸苟不畏矣無與同沮此非法令之可裁也成一時之
功者寵乎其功者也思百代之利者榮乎其名者也其名
不足以勸者則刑罰存焉其効不得而寵者褒貶存焉是小人之所趨君子之所務今
陛下刑賞已足勸懲棄貶又存文史君子竭忠小人輸力

此下宜六格

舉如鴻毛捨如地芥何理而不成何求而不效陛下之不
 為非不能也伏以致誅逆黨罪止渠魁原情究惡不及其
 母此帝王之刑也戎臣饋軍致命拆寇澤恩必厚爵位必
 加此王霸之賞也然善有彰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
 賞一人不足以聳天下之善者其賞不足行刑一人不足
 以禁天下之暴者其刑不足用今宜賞不違疑作遺微細惟
 功之所加罰不為暴亂惟罪之所出此天下之人所以皆
 知賞之可重而罰之可戒制策曰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
 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古求人之意啓迪
 未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臣聞漢興鑒亡秦孤立之
 弊躋周官衆建之法苴茅列土非復言疑其姓其後吳楚強大
 本根不拔晁錯之策未終七國之兵已發主父念前事之
 敗露期本朝之強大分封子弟使得推恩諸侯之國星解
 於上漢廷之威風行於下此所以為謀也齊桓當周季陵
 夷之運思大彰翊霸之功志圖兼弱力存攻昧思逞其欲
 是務強兵習之野大國防其謀習之朝小國謹其備其志
 不可以速得其功不可以立俟用為隱政而行寓令此其
 所以霸也制策曰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
 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學盛業竟衰
 光武青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吾心浩
 然蓋所疑惑乎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白朕躬無悼
 後害者臣聞契者君之所司也綜其會歸則庶務隨而振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之職者君之所司也踐其軌跡則百役通其流矣委之職業也非委其權專其操持也非專其事賞罰好惡之出生殺恩威之柄此非權與操持乎委之于下則上道不行矣提衡舉尺守器執量此非事與職業乎專之于上則下功不成矣不委其操持安所用其私乎不專其職業孰慮無效乎君收其大柄臣職其所守然大柄不得充於上臣得佐而成之所守不可屬於下君得舉而明之故乾之經曰首出庶物坤之文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而泰形焉陰陽離而否形焉君臣之道蓋象乎此漢元優游於儒學而權歸王氏失其所專也光武責吏事於三公而勞神簿書集其所委也一則曠而蕩一則

疑作

察而概既非中道不可以範臣所謂陰陽乾坤之說各存其道而交有所感然成其悠久配乎持載如此而已才者綜物以研務識者辨惑而不泥體者撫往以經遠用者臨事而造至神而明之可以輔陶鈞可以贊化育微臣固陋從師之說循名而實不克承問而學不稱進退殞越懼煩刑書謹對

校正一百八十字

閏月二十日

次篇章處厚策鈔本奪誤甚多不可盡據沅水記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八

策十二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二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七卷與元稹同

獨孤郁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對臣聞天發生以雷雨聖人發生以號今天道帝道竝行於上群僚庶物咸遂於下伏惟陛下與天為仁與雷作解臣則蠢動之一物也氣下乃出安知其由比於金石草木物之無心者也扣之或大鳴小鳴終始相生清濁雜作變而成文者以聖人擊考之不得藏其聲也若臣者朴直蠢愚陛下考之而無聲是不如金石草木之無心矣敢不極聞以對伏以陛下發德音訪巖藪招賢士求直言詢可行

之謀垂不倦之聽欲使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雖
 然相與此禹所以稱大漢所以稱盛者用此道也臣何足
 以仰承之臣以為有國不患無賢患不能用賢不患無直
 言患不能容直言今夫朝廷之大百官之衆非無賢也然
 陛下難續凝旒或未之察群臣各默默來朝而退雖有賢
 哲孰能辨之觀易卦乾上坤下否坤上乾下泰乾為君坤
 為臣君意下降臣誠上達則是天地交泰之時也君意不
 下降臣誠不上達則是天地不交否之時也若太宗文皇
 帝每一視朝未嘗不從容問群臣政之得失下有一毫之
 善上無不獎上有一毫之失下無不諫或有引入禁內或
 周旋禁中疾則幸其第沒則臨其喪君臣之道可謂至矣
 是以無遺才無闕政巍巍蕩蕩與天無窮者上下交泰也
 秦帝胡亥信用左右左右欲專秦柄乃教胡亥曰陛下富
 有春秋初即位柰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
 也於是胡亥常居禁中群臣希見者不聞其過天下所以
 亂者上下不交也伏惟陛下上法天下法地中法太宗每
 坐朝宣旨使群臣各有所陳陛下賜之溫顏盡其啓沃言
 諫疑作侍從之臣得以奉其職左右有所思書以貽來代諫
 諍之官與聞其政而獻替之使此輩無有所補黜之可也
 使其稍識大體陛下與之論道講政豈不可一作禪於萬
 一也孰敢不輸其情乎苟居位者不與之言獻直言者不
 與之用又何必搜羅巖穴遠訪不用之人勤求不信之言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乎賢者固不來也來者又何言也此體用之要求賢濟理之術盡於是矣惟陛下行之若生人之困於衣食而無慈本之心但兵宿中原如此實曰方面大臣之罪也夫方面大臣宜直播天子之休風保撫其人如赤子而乃傾其脂血剥其生財聚其技慧淫巧以蕩上心天子誠以為物力有餘而不知其情也執事者又未嘗聞以生人艱苦為言而得罪者豈其盡直而不用乎夫王者居於九天之上非臣痛激肝血指明而言亦何由而達也若臣者草木孤賤宜周旋其所以能而言之也今天下困於商稅不均可謂甚矣百姓之忘本十而九矣昔嘗有人有良田千畝桑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稅不下七萬錢矣

此句一作
虛疑人子

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為墟居室崩壞羊犬奴婢十不餘一而公家之稅曾不稍蠲督責鞭笞死亡而後已於是州伯邑長方以人安賦集攘臂於其間趨辦朝廷用昇考績取彼逋責均其所存展轉奔逃又昇戶口是以賦益重而人益貧不均之甚一也是故欲人之財賦均一而無日蹙之患宜視通邑之盈虛使鄉戶坐于田迭相隱覈其上下不使貪官賊吏紛動其間則有無輕重可得而均也夫古有四入今轉加七計口而十分之其所以盡悴出賦而衣食其九者農夫蠶婦而已絳衣淺帶以代農者人十之一縵胡之纓短後之服仰衣食縣官者人十之二髡頭壞衣不耕不蠶坐而供養者人十之二審曲面勢以飭五材蠶

工而衣食者人十之二乘時射利貿遷有無取倍稱之息而衣食者人十之二游手倚市以庇妻孥以給衣食者人十之一其餘為農桑之數焉農夫糠覈不足而十人者畜馬厭梁粟蠶婦衣不蔽形而十人者咸襲羅紈是以性近儒則入仕近武則從軍善計則貿遷避事則鬻削技巧則為工師拙姦則為輒僮愚專一無他勝者孰肯勤體効力為稼穡之苦乎且以田廢而衣食罕者戶口所在減而背本之利多不均之甚二也陛下誠能寬農人之征而優樂之杜眾邪之門而困辱之則農桑益而衣食有餘也自兵革以來人多流散版籍廢絕戶口蕩析加以憂懼越于異鄉末以僥倖利其苟且寬之則偷於朝夕勤一作之

則提而陷於邪又訛言焉屋室聚為瓦礫田野俱為榛蕪賦稅不均居者日困又為此也伏望陛下勅百姓所在編為土著不即歸之舊鄉繕黃籍生則書之死則去之庶男女之所生戶口之多少可得而知也無田者給與公田假種食因其井泉制為民居藝桑麻種蒲蔬育狗彘三年不輸官自初即于三年人猶有之他者所至得以重罪罪之然後人安其生樂其業而無奔亡之患矣安土則敦本敦本則人庶矣稅均則歛輕歛輕則人富矣以此阜俗不盛何為以此濟人何難之有若夫鹽權者經國之所資財用之大寶也然而當今之務若脩其業除其弊亦可以無重歛之困也夫鹽權之重弊失於商徒操利權州縣不奉法

賈太重而利太煩布帛精麤不中數矣夫以商徒操利權則其利有時而廢州郡不敢誰何是勸農人以逐末也州郡不奉法則各私其人而盜莫者行矣賈太重則貧者不堪矣吏太煩則糜費之者衆矣布帛精麤不中數則女工徒損風俗偷薄而上困矣即如此宜罷鹽鐵之官以省費一作其停郡府之政令以一其門禁人為商以反其耕損一作其厚賈以利其人速其售而布帛必精以齊其俗以厚其利如此亦可大裨於國大賴於人矣酒酤之人罷之可也夫既往之失不能久於其道將來之虞中道盡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勤儉於其初天下歸焉滿假於其終天下離焉陛下以勤儉為恒滿假為戒勤而不已損之又損慎終如初

守而勿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其可息乎可憊乎晁錯所以急繩七國者欲尊天子恐削弱遲而禍大矣主父所以推恩子弟者因其欲而分裂諸侯之易矣今天下一家盡為郡縣無諸侯強大之患無宗室葭莩之親而以推恩為言臣恐未可以今天下也齊桓之時列國相傾管夷吾欲輔霸業恐諸侯先謀而為之備是以脩其寓令而兵食足焉使戰者必耕耕者必戰無事則散之壠畝有事則授之甲兵此古人之意可行之驗也夫舜之所以為聖人以其選賢任能也五教契也五穀稷也五刑臯陶也八音夔也虞伯益也水土禹也喉舌龍也共工垂也舜無事焉是以執左契垂衣裳而天下理豈以

必躬必親侵于百職然後以為聖乎必也信而顯之作而行之任之而績用不立則有窟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殛鯀于羽山刑罰有可必加矣孰敢用其私乎儒家流者示人以中而為之節訪其所至而導其不至使夫君臣父子各得其正此其所長也然而遂者為之則執古以非今凝滯而不變夫責課者所以俯仰百官也然而光武用之而非美者責人之効重也伏惟陛下取漢光武之求實勿務速成用漢元帝之崇儒知其凝滯任人而示之所為謂端拱而不失其勇疑取捨之間於此乎判矣陛下不能用臣言不當問也謂臣不能言其事不當來也既來矣陛下問狀宜直其辭既問矣微臣盡忠宜採其言

忠者不易容一作持也直者誰欲肯一作為也忠未見盡直必

有恹恹構而直不悔不信而忠不追者蓋有之矣由未見其為人也非天之與其剛健地之與其直方內不疑其身外不疑於人憂君而不顧其已濟物而不求其利者孰肯惘惘欸欸出於骨髓發於肝膈如此其切於天下乎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安微臣得保其生天下不安微臣不保其死是以懷其効以天下為憂不懷其身以天下為念知所以責難於君者宜盡忠言知所以盡忠於已者宜及急一作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廟之重其可忽乎屬之于篇勉之於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謹對

同前

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歲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茲刊文粹以作魏晉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臣之忠不追集作逮於賈誼乎不然何喪集作喪亂之時愈多而公集公作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病集作廢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

可行之策示集作論臣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真

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

代文粹有微字臣之才誠集作試識劣文粹作効於古人輒欲過言以裨

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

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

言之臣出焉無侔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

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惟陛

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疇之方別集作辨懲

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於此

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文粹

疾病之作有因緣矣集作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矣集作焉臣請

為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賦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筦榷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剝月朘以至於耗竭

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望集作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元集作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

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
 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
 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獮
 鷲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
 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以集作日減疲疇可以
集作月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
 富則廉讓之風行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易行乘其
 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
 斯道而可以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
 脩戒將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革此臣所謂救療
 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文粹作至於齊行寓令之法以

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
 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時集作秋
 也雖欲寓令今將何所寓耶今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
 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
 但陛下期集作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能集作將光二宗
 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慕哉精究之
 端倪實在於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間有執契垂衣之道
 委下專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
 化之所急今古之所文粹作所共疑而陛下幸念之臣有以知
 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已成之化非
 謀始之謂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束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青諫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為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與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內勤萬幾晏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乎終則安於恭己逸於得賢明刑至於文粹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無為乎

故臣以謂無為者非無所為也必先為而後致無為也集

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所不為蓋謂是矣夫委

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

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文粹

作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

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

明所能周鑒集作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

要而執之焉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秉其功以帝

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揔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

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

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該不能為一焉

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體也該不能為一焉

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浸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也集作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諫直以聞其過又曰臣伏以聖策首章曰上獲其益下輸其誠其末章則矣

又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宥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往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文粹作味於是莫不欲逞其集作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畧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奸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奸邪也人餒而後食之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鬲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願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逸集作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

王堅

之始則是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
之間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
微臣喜朝聞其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
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謹對

校正一百四十三字 閏月廿二日記昨報課一日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九

策十三

體用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諫諍策一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策目見四百八十八卷元稹同羅讓

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

對臣聞千業萬化聖帝哲王聲烈遐載者無他中心無為
以守至正而已矣以謀大化而已矣伏惟皇帝陛下垂拱
六極始初清明丕揚累休渙發于詔啓天宇而遡古薰至
和以拯今咸懷浸沉罔不濡澤誠至正也誠大化也猶復
乃遠乃近乃左乃右旁求下問舉薦奔走履衆美而不顯

儲神明其如遺銓邦政之肥瘠鏡人事之善敗優游紬繹

以循一作始終外其牽制常其忌諱恢乎輜轡百王之獨

致也臣愚智能淺薄不明大體時用之宜術業暗昧不充

才識蕪茂之稱徒冒萬一觸罪以聞臣伏讀聖策首陳禹

拜漢徵之旨求索真之要臣聞上古之君薰能同和不敢

自是必求讜諫以諭缺敗用心之過高則薄獎其人言之失

中則寬容無虞使人上得其情下得流通也一作使夫上

通後代帝王雖有作者道或外是已實內非言之或臧寡

寥無聞言之或違隄防斯至雖科條增設適足張其亂目

矣叩擊切害適足寵其直聲矣聞之失得君之効歟今陛

下躬神聖之資痛源流之塞較量至當加迪今來黜退姦

邪咨謀體要誠猜雄者之所共遠亦狹隘者之所共難凡

曰胷臆是皆聳實詳近一作延語直之幸也伏見聖策咨問

兵戰商農之道臣請指事而言之臣聞兵者以謀全以氣

勝以謀全制度為神耳得其數則威令格物少能成功失

其數則黜疑作武無別一作多益為弊寢疑作用不制刑

于寓內今國家自兵興已來僅數十年生物以之暴殄人

情以之罄遠殆握兵者建置失其道歟何者天下之甲兵

其數則不廣屯置散地且或至半而兵柄之臣率好生事

不思戢伏貴筭威名則有崇廣卒徒之員聚擁疑作虓闕之群

厚歛殘下媮取一切要君養敵張軍自衛望容攻守之至

復有懷弱軟以內顧務儲蓄以託私倚行伍之數訖資廩

之具外實內虛守以藉之固者及殷而成一作之能疑而

戰之其中未必有也朝廷又影響誅罰索其効死其可得

乎此兵之所以煩而益病也而人之所以困而不解也大

抵不賢者得掌其兵百則思兵千尋掌其兵千又思兵萬

尋掌其兵萬又思兵數萬以因其力以贍其欲長一日之

廢代一作謀萬里之策勲徒仰費於縣官高疑病於悠久

誠何謂矣陛下盍亦慮之乎伏望躬親視其將帥之為苟

非任畫易之不令其疑一作留而後圖也嚴備其要地之

屯苟不切畫罷之不令其廣置而出入也其所閱揀非實

不用其所樹置兵精不在多使名弓者必用脊發之巧名

劍者必有刺擊之妙名騎者必有超乘之捷名步者必有

卒奮之奇自外徂中歸乎一體自然無冗軍無惰人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軍無大半之耗人懷反業之志此減兵之

術也富庶之教於是乎生亦何遠取於古法也然而思戀

本之心蠲重賦之困又在於賦稅之道矣臣請得而具之

臣聞古者因地而料人今則稅人而捨地古者任土而作

貢今則溢貢而棄土古者均田而抑富今則與富而奪貧

是以人口剪耗而不息田畝汗萊而甚曠者非人懷苟且

之志樂懈惰之方迫不可忍勢有由其王者在上量入以

出祿食賜與歲養經費必厚下以為用助而不稅墨而不

征亦非無其事也用菽粟彙結有常稅人不愛也絲枲布

帛有常賦人不艱也雜以凶荒接以喪死間以興廢子弟

父兄猶復勉勵率從不更其業何者制度專也以臣觀之
 則今之賦稅仍舊貫籍歛不加重而賦流離窮困無告
 殆執事有殊陛下之意乎必有急令暴賦發取無厭徭山
 後海詭求無狀竒貢珍獻希冀無怠忘託公寄私崇聚無極
 於是一水一土一草一木圭要殫利俯權仰筭蒞之官焉
 專守之刀兵焉商不得回視農不得舉手既奪其利又却
 其人此而不困孰以為困權酷之道如是乎人顧其上猶
 仇讐安能思戀骨肉乎人視其居猶鳥獸安肯繫着桑井
 乎人慳其取猶寇盜安望輕重元本乎所以遁走苟免死
 亡不顧財日窮而事日削地益無疑而人益煩猶前事
 也伏惟陛下審念之其有不經不度之人不常不政之謂
 必禁其所萌必罰其所自則奸官濫守慎不敢生事生生
 之理阜繁矣陛下又以禮節其情以樂樂其志又何患乎
 不復其盛不濟其難一作臣伏見聖策顧問既往將來之
 事臣謹以江淮凶旱之事明之臣聞凡有災傷水旱之處
 歷代所說多聞詭隨之詞媚時主必曰帝堯乎有懷山襄
 陵之運也成湯乎有流金鑠石之運也是皆曲說非愚則
 誣臣嘗私怪之何不曰大舜乎無雷風霜雹之運也神禹
 乎無飛流彗孛之運也不直其詞因循若是天運之時集
 變易水旱歲時未為災也理或失中感動陰陽頃刻為災
 也故精舒謹孚則七年不足罹其咎簡誣輕忽則一日二
 日亦未成其災脩政著誠端心復德既往之事陛下宜以

此為懲矣然臣之所慮江淮又急者禦災之術將來之戒復憂於斯頃悉數於陛下矣今國家內王畿外諸夏水陸綿地四面而遠而輸明該之大貴一作費根本實在於江淮矣何者隴右黔中山南已還境瘠畜薄貨殖所入力不多也嶺南閩蠻之中風俗越異珍好繼至無大贍也河南河北河東已降甲兵長積一作積農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裏天下耳陛下得不念之乎屬頃者連郡五十蒙被災旱長老聞見未之曾有涯脉川澤空為埃塵草木發為煙火斗粟之價重於兼金餓莩之家十有七八聞乞僕於男女者何暇保其家室乎聞立死於道路者何暇思其糠粃乎嗷嗷蒸徒展轉無所灰燼狼顧至今未寧且

今日狼顧明日狼顧力大勢詘禍欲何圖此臣所為陛下惜也長吏者又聞或非良善厚其毒忍瘵疑瘠而簡問威剝而自虞則陛下雖有賑發不輕得及雖有蠲放不輕得獲雖有詔諭不輕得聞此臣所為陛下疑也然欲安存緝理斯終何由以臣計之視長吏之悖理者選其重臣代之不待其蛇為虺也察郡縣之受災者擇其實以勞之不使其冤而無告也如此則朝令夕悅江淮保全則四嚮賦稅轉輸肩摩轂擊關中坐固而根本不搖猶無凶旱矣臣故曰將來之由在此而已矣臣伏見聖策次問推恩寓令之計夫漢晁錯陳諸侯削地之制謀之至者主父偃獻子弟推恩之令計之術者削地之制行則轉弛為急七國之難

如作

結推恩之令下則強幹弱枝一王之理定猶見之熟與不
 熟法之漸與不漸在於漸也則寒暑得其相成以暴則天
 地不能速化求之昔意庶取於今又齊桓之霸國管仲之
 寓令畫戰足以目相識夜戰足以耳相聞將取威於隣敵
 俾逞志於天下且五霸之事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羞言之
 若此者則小國權臣之細術耳臣固不能為陛下述伏讀
 聖策次問專委儒術者臣聞聖王在上賢臣在下道德兼
 濟材智樂備專於上則聰明倍資安有無其效耶委於下
 則公器相率安有用其私耶然今以陛下之資材清光群
 臣其敢及若集事者在陛下必躬必親之謂乎躬之無偏
 親之有制則垂衣執契亦不爽矣孝元則制自左右非用
 儒之失也光武則弊及群下非用課之得也儒近於得而
 所用者宜一變其弊若臣所見今之大者政或貴此可得
 而言國朝自武德已來典章甚明職員甚列者官吏甚該備
 而道不弘政要或未臻者其官非人歟理非道歟略其大
 歟錄其小歟臣所謂小者則天官卿采之調閱致驗選書
 至於一簿一尉一掾之末銓次升降勞而後罷是詳於覈
 小也及其揣量親人撫字之官又未喻也臣所謂大者天
 子之庭日相日受軼越倫輩乃有名邦闕邑群居之柄不
 階課最是非未聞踪跡賢不肖欵言誼譁隨其所來轉化
 容易似不留聽是鹵莽於天下也詳覈及小鹵莽及大輕
 重及殊使盜名死官之徒波走飈馳惟恐居後狂翫誘掖

驕淫奢縱舉動嗜慾所自邪也

寵賂為事以相終始夫復何望夫持尺寸之祿懷輕握微
齟齬施為尚猶不堪况明權不制一作資藉殺生之柄兼
兵馬之衆連數十城之地庸雜橫恣偷居其上何以堪之
設曰不堪耳目陰附事亦無由得而聞悔之何益取陛下
得不慎其所授乎臣以為今之郡縣長帥之官最關生人
性命用在百里之父母莫如縣宰君乎千里之父母莫如
刺史列城之父母莫如郡統使一得之必小康二得之必
中康三得之必大康矣陛下雖不在遠歐天下之人洽於理
平終亦無由誠不在多惟慎此三官而已矣臣又聞書曰
爵罔及惡德春秋傳曰官之失德在所納邪惟君無邪則
不納邪矣夫偏聽獨任牽於左右所自邪也小臣大裨言制

度失中所自邪也錦文珠玉淫佚充斥所自邪也教令察
視壅遏不宣所自邪也措克聚歛億度於上所自邪也依
阿求同徑而不道所自邪也煩察繳縛弊歸於下所自邪
也坐躋仁壽陛下又何疑乎不得浩然其心此微臣之志
也伏惟審察之伏惟審念之臣伏見聖策終有究旨屬篇
之說者臣固無以道師之說僅能勿墜耳俯仰睿問偃薄
無所震其心熟知不免寧不自勝一作震其心攀一作胸不一作如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元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問皇帝若曰蓋聞古

登科記

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

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

諫以聞道登科記作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

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忽怠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

緯文武登科記作經武韓之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

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

登科記作建而致之乎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

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

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

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集作常不脩莫不

欲禁人之登科記無字為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

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導人

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

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叙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

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登科記作又農者無以免艱食學

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蹟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輟於

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

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

而愈夫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

法力登科記作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登科記作

庸無依率是編戶本為登科記作於交易焉得貪三字集富以

補貧將欲因循是日文粹作豈至損多而益寡一作酌於

中道其術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

賢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

為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

矯枉竭集作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

壽群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登科記據設於當代而易

從勿微勿并以稱朕意 皇甫湜

對臣伏見陛下對策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

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効乎以為虛策

則後之縉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

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

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杜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

也夫王者其尊集作道如天其威如神以諛集作問先之以

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虚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盡

其所懷况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奉曲俯僂承問而上對

乎且天下之事雖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

宜聞知清問所不該文粹又作說鬱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

視者必以為餘煩又擯而不得進文粹作通矣陛下何惜一賜

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

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

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當一作日之

問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

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

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道集作矧惟寡

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集作經武緯文以大其業

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

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逮集作連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

勤如此集作切至也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為已之累而不以位

為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

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為國之經而不忘

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集作賤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

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

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

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

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踐集作前

盛明之理集作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

必行屏近習之邪集作織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

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頸集作技斯

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

必有知法集作足信者必有知禮者坐集作出使足以盡清偽居

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曰以公卿大夫

講論正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

而謗焉濟濟之士為之股肱赳赳武夫為之爪牙此所以

求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

百執事來集作奉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

為陛下出謀喉舌者為誰乎為陛下爪牙者為誰乎日夕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一

侍起居燕遊

集作遊豫

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

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三句

集作股肱不得而接何疾如美夫褻狎集作齋夷虧殘之微褊

偏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

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

憤而不能已者文粹作也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

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

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又其對以盡其

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惣

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

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

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

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

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造莫不欲近

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集作媿常不脩

莫不欲禁人之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鑿豈無根源

者臣聞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

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集作以正軌度

其流集作信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禛天下如

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

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

以有其意而無其効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

寡欲無為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

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

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

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媿集作

常不脩也欲禁人為非而法則集作不一所以抵冒常不

息也則謬鑿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効可

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霑必

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

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

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

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

嘆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

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變其借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

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

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攻之集作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

改行率德慎集作明賞罰不濫集作滌瑕穢也故賞當善

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集作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

遠罪而趨功集作起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

以蒞集作天下也夫賞罰皆集作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

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

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集作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

緋紫而集作使令定官位集作而奏請名器均集作於土

文苑英華 卷一百四十九

三句集作所怒則專殺
常臆斷則自生惡意且
欲人知所避

茶操柄擅於瓜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
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集作于朝者
未聞有屈人而訴于王集作者豈天下長吏盡如臯陶哉
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為制所怒則專殺居
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達不其難乎况乎
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
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罪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
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為也伏惟陛下慎用
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
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川文粹作
睿人而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

此十字未詳而集本作
均工商老釋之勞逸是

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
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
力何懼乎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
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
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為而取資勞
苦頓瘁終歲之絕集作濱於死而為農者亦愚且少矣况
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為之
政乎若困工商老釋之邪末均集作田野布帛之徵稅禁
集作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
請再為陛下精言之夫賤瑰集作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
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

集作
編復

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蕙蕙川文粹然者豈非以兵

乎使稅之原厚而可行集作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

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集

此二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

兵者亦寡矣怙眾以固權位行貨集作以結恩澤因循鹵

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集作乎今若

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材斥集作屠沽負販

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

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

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行分之兵又可省其二矣

夫眾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疆兵一則以寬賦若江

淮州郡遠寇戍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

以其輕費代征繇薄集作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

無集作四三年則集作而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歛自

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

振儒風而微言尚集作爵者蓋其所以集作干祿而得仕

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集

除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

工者庶工二字集作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

諫諍之官集作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

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集作持祿養交為親戚計遷除領

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歛計數一有之不為務共理

集作

集作將
何益焉

集作
細

之吏專以附上剥下為功習以為常漸以成倍標異而圭
 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涵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
 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為畫一之法使居
 是官理是人職集作奉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
 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
 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眾官以序
 賢俊而乏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集作由奉上者遷之太
 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為
 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
 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工文
 者則懼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懼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

為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為幽陰上求之愈切下搜集作換之
 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
 如積鬱抑居集作在下一朝闕輔集作將相之職卿士集作無大

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
 所已用者迺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集作
 趨拜或再歲九集作四遷是以位高者當能也集作以是為
 是仕進之門常闔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

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
 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

是耳伏惟陛下曲集作申勅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
 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

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集作罰以懲

渝集作踰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

有於聖朝乎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

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

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集作令節文周備纖悉然空

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集作

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

可集作又何為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

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集作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

或有昔集作昨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

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

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

經制漢之力集作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傭

集作庸無依率是編戶本為交易焉得貪集作尊富以補貧將

欲因循是曰集作豈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

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

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

非脩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

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術集作寬得以聞一吏之

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

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吏川文粹作防而事為川文粹作制乎其

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集作人苟失職徒易其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九

四字川文粹
作是獲人

必集作

文苑英華

制處集作擾人欽怨而已矣集作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

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

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為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

為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集作於良規者今之取

士以文學集作記讀為法其素履集作實行則無門而知

使由文學集作而進者往往犯奸賊集作為臬鏡此誠甚

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集作伏

請勅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着籍置鄉

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

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集作于京輦者

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

言舉足云為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

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密集作資考之集作限

其章句之庸才資蔭之常調者宜仍舊貫四字集作賢能

之士則皆集作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

行集無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

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

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

時禁動作之為害集無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

而懷生之願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

郊傷仁撓和而使諸集作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

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集作矣伏惟陛下動

有集作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卷一百九十九
遵月令垂集作前訓可據之文事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施
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遠想於今日矣謹對

校正二百二十五字此卷兩日乃校畢可數 同月廿四日

羅讓策文詞晦澁且多奪訛校讀殊艱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八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

策十四

直言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二道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寶曆元年

問皇帝曰朕恭守憲祖中興之運穆宗紹寧之業寅畏兢
翼亦免荒墜諸侯忠上而奉職卿士循法而恪官四夷內
向兆人休息至於屬統垂文程示後代終有致人之意未
有理人之術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也又曰舜何人
也余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今
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予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悱
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夫禮樂刑政

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
 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
 約也將務乎愧心格取設防消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
 四人混處遷於異一作費物歷代已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
 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損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
 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賈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
 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
 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
 宋朕觀其書則拔群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
 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為史官詞
 志不能久於其事詔今作其事業歟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情供億

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疎而
 鰥弱者未贍必有其責何以辨之無泛無畧無游說無隱
 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

舒元褒第三

對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
 禹湯之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臣
 因靜索其源蓋由時君之所致也在禹以夏王桀以夏亡
 在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是古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
 嘗病之願抱血誠而寫置於天子之前天路甚高無由上
 達所以卒歲於悒如抱沉痾天意似知臣有移時之術而
 能懇懇不已幸使臣不為霜露所薄而無犬馬之疾得遭
 遇陛下嗣位之日首以直言極諫徵夫賢良方正之士而

虛心以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行而一朝陛下盡能
 行之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不敢懼道願就湯鑊之誅
 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願解天下元元倒懸之急也亦不
 枝蔓主蕭飾以皆為言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
 者而後言之伏惟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
 昧死上言制策曰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又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予竊不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陶
 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大和予大夫皆蘊器應薦憤憤悱
 悱思所以奮者於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
 問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楊雄有希顏之言
 顏淵有慕聖之語皆謂生雖異代但行其道即其人也今

一作

陛下蘊上聖之姿執大寶以御乎人夫寒暄發於咳唾生
 死繫於喜怒其力與天地爭一作大其財與泉源不窮臣
 竊謂以此之力提五岳而塞乎四海也今賜策曰予竊不
 讓欲追蹤乎三代俯視乎二漢此乃陛下謙光之至也微
 臣敢不拜舞稱賀條列而言乎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
 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
 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棟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
 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亦求其所理之
 門何者足以立功而親人此道苟失在未嘗有思天下之
 苦既不知其苦必輕用其人所謂輕用者非謂日殺不辜
 蓋以天下之力既困而上之用無節上之用無節則有轉

轉死溝壑之患應
視一旬舊校法

死溝壑之患生於無節足以爲生人之刃鋸也又有甚於
此者則爵祿徧於與臺威福生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
行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爲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
緣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
理何者伏望陛下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覆載
以貞明並日月則思納諫以助其照臨察逆耳之言則知
其爲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爲邪諂而斥遠
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
宗創業之艱難親貢賦思黎民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
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恨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
馳騁畋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

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
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目之
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
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况
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又豈勞
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
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節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
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
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理天下之
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
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

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
 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自然上下交泰而天下之
 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自然和矣
 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固非謂夫威儀升降鏗鏘
 拊擊也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為
 貴則可以阜天時館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
 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甚明夫刑者斯於無刑政者
 期於無政蓋以一人而齊天下能用之者則理不能用之
 者則亂刑設而不犯畫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
 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

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為理也况今人人自為強
 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
 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
 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脩本業輸貨
 權酷苟求微利一入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籍恣行尅頑
 執憲與尹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
 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固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
 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轂下况其遠者
 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權稅不本制條
 刑罪重輕率於胷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地况其遠者
 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

恥格乎率力為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人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賫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為異物所遷今士之為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賫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

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夫矯弊在先原其本然後責其末何者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醇工人之庸使當直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脩其業矣復敢有為異物所遷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漢高之基稱蕭曹孝宣之興稱丙魏朕觀其書燦焉盡在我國家之盛其紀年則曰貞觀開元其輔相則曰房杜姚宋朕觀其書則拔群絕類者不能相遠然兩朝之盛四子之能不可誣也將與元化合德謨謀而無際歟者臣聞元首以輔弼興理自古王者期建非常之業則必有非常之人

以佐之漢之高祖資蕭曹孝宣憑丙魏一則以創業一則以中興其道可得而知也漢祖起於布衣以有天下大敵未滅日月持久蕭曹匡輔謀計居多所以覺其功業盛也孝宣起於人間霍光歿方親政事然霍光雖乘時之功不通經術非王者之佐弊政尤多丙魏乘弊之餘以竭股肱之任卒致中興所以覺其輔佐之勞也我太宗玄宗明聖之資海內從化而房杜姚宋當至理之代皆盡啓沃之力咸有匡輔之道主聖臣賢君臣道合是以貞觀開元與漢之功臣有異而兩朝功德事業光乎史冊陛下以拔群絕類之不相遠者臣嚮所謂主聖臣賢道合交泰正史氏無德而稱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

官是空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贍必有其責何以辨之毋泛毋畧毋游說毋隱情以副虛求朕將親覽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微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墾闢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絲此者疑作皆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出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惰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鉛紅一作綺者數千人日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

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亦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滇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於浮屠削髮惑衆而建立寺宇刻彫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徵其租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

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絕浮屠惑衆之教抑姦吏賦歛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百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為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闕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覈歟今自三事及群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內外各用其人為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勞若此雖無闕員將何用哉其甚疑作失文王以寧

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屢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爲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一作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爲非時之進富貴疑陛下恩澤於是有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圓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

求鹽鐵權酷重叠籠稅託爲進秦般次相運水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棄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澤德澤不流則鰥弱從何而贍陛下聞之得不爲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爲思之勅有司簿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後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權酷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嘗日旰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慄進

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
 有轉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闕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
 之隔則堂上之遠豈止於千里哉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
 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微賢良為直諫又何益於理
 故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
 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由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
 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况今大弊未去其可忽之
 耶臣所謂為大弊者在法吏之舞文權臣之弄柄朋黨連結
 貨賄公行以中外一作高權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
 侯徧於頑駑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
 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

謂疑作

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去其弊者拔其根本斥諛佞進忠賢
 早朝而宴退時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至於群有司
 皆使更直列侍而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
 之術也伏惟陛下留神獨聽無惑於左右則四海九州幸
 甚微臣敢愛一身之死而不直乎謹對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策問見沈亞之集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
 多歷年所夫經盛聖之慮豈有遺登科記哉然猶好問察
 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沈亞之集作桃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况
 朕長於深宮涉道日淺繼後篇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烝
 人集作於人詔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

人集作於人詔

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

未明所以詳求謹言以輔後篇集本不逮子大夫是宜發

所蘊蓄沃予虛懷極意正登科記詞勿有隱諱集作昔王

政之興後篇作昔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我

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後篇百王無堯湯之災積

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公門儲蓄集

作後篇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

生植後篇變於古歟固已揣摩集作必窮究利病明徵未後

得失之漸具一作陳興盛後之暮且文武兼學登科記

以成功後篇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是以戀文粹本才

周可後篇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

心難成考課登科記作難以成課集去秩集作無守輕為

惰游指明共貫之方登科記斯合二途之利末言化理期

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遠將脩睦勸義集作則在下難

知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聞吉要得合誠明旌別比

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

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一

有後篇垂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後篇真偽之辨至於朝

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

取子大夫其勉之

此策問四百九十三卷重出今已削去

龐巖

對臣言臣少從師學講論載籍為皇為帝為王為霸之所

行理亂興衰之所由起迨壯歲而以身處窮賤又得農桑
工賈之利病人情風俗之厚薄思願一發於明天子之前
鬱抑于中無因自致乃月正日陛下有事於南郊廻御丹
鳳樓赦天下臣與百姓咸觀列在大陸之南祥風北來時
聆德音乃聞有直言極諫之召私自快喜得進所志一作志可
進於今日也今蒙陛下親策於赤墀之下懼所以燭理未
究省躬未明乃使臣極意正詞勿有隱諱臣其敢不直不
極而有闕陋哉臣生三十年實沐唐化恨無以自效於日
月之下乃逢昌運獲進狂言願增天高以益地厚懇迫激
切不知所裁謹昧死上對制策曰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
泰霸道所立猶致於富強國家提封溢於三代酌憲兼乎
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雕訛家
無蓋藏公闕儲蓄卒乘之數貨弊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
代豈率土生植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失於今歟固已揣
摩必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興盛之謨臣聞以道化
者皇以德教者帝以禮樂刑政理者王夫以處天下之尊
舉四海之力爲皇爲帝爲王爲霸致之一也猶反掌之易
而况人之誠僞時之厚薄必由上而下者乎帝王之道高
不降於天厚不取於地遠不致於四夷師友輔弼而已矣
師友輔弼豈有他求哉賢哲忠信而已矣是以古之聖帝
明王念天地之無全功也不自尊其德仰日月之有薄蝕
也不自是其明必求賢哲置諸左右然後德尊而益至臣

日獻其謨君日行之臣日聞其過君日改之其始也一善出於臣其終也百善歸於君以爲皇者師帝者友卒未聞師聖於皇而友明於帝後之王者其或不然臣有所獻或慮乎美歸於下是以言有所不聽臣有所替或慮乎惡彰於己是以過有所不去然則曰諫我之曲彼必正乎曾不知疾之在身必飲醫工之藥而醫工未必免病也飲其藥者或有效焉必待其筋力異於人顏色殊於衆而後飲其藥則疾之根本得不爲深乎今陛下邁聖帝之聖輔弼有師友之賢所謂聖賢相逢而上古之理可得而致猶慮乎人人未蕃庶俗尚雕訛則理不優於三王德不超於五帝其致之哉誠有道焉臣願陛下詳觀典圖舜禹所以待契契者何如哉貞觀所以任房杜者何如哉開元所以用姚宋者何如哉其所以致堯舜成湯文武之名貞觀開元之理何如也今陛下自即位以來舜禹之心已刑於四海矣陛下尊敬師傅拔用忠賢謫棄奸貪發散滯積皆舜禹之心也臣願陛下尊敬之不廢其道拔用之不廢其言謫棄之今勿復之散發之今勿歛之夏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陛下能終之又何憂蓋藏不贍於下人儲蓄有闕於公府鑄鋒銷鏑卒乘之數可減於後事薄賦節用貨獎之資可益於前代末失之漸莫甚於賢不任而政不脩興盛之謨莫先於復開元而履貞觀則三代之康泰可翹足而致彼五霸富強之術安足爲陛下道哉制策曰且文武兼學

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惰游指明共貫之方訢合二途之利者臣以爲文武之道雖不同士農之業雖各異而要歸於脩其職業而濟於時也今之所謂文者何哉文采而已所謂武者何哉騎射而已欲求兼學其可得乎經緯古今文之業也用之於武武之德也禁暴戢兵武之業也用之於文文之輔也不脩其本而事其末欲求其備其可得乎今苟各視其才以授其任亦可以濟天下之務矣是以仲尼有四科以廣其道漢高有三傑以成其功所以不求備於人故能創業於前代垂教於無窮者也士農迭居以豐業今所以輕爲惰游者國家自幽薊兵興人無土著士者農者遷徙不常慕政化則來苦苛暴則去祿有厚薄在桑土不均則知去秩者無守不爲惰游者何所歸乎陛下端心克已於上任賢使能於下則文武各得其任士農各安其業矣寧慮家有不給才有不周之患乎制策曰未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脩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馳情則人心益僞思聞旨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義敦詳忠厚之道陛下以脩睦勸義爲念而以難知益僞爲慮豈耳目之臣未盡得賢乎何憂歎之深也自中代已降淳朴既漓賢不肖混淆莫能兩辨臣以爲天下之事統而計之善而不可以爲惡者十一二焉惡而不可以爲善者十

一二馬其間六七之多率中人也法令脩明則賢人多也
 懲勸不精則貪冒衆也必在上有所施行而在下有所承
 流者乎且陛下左右惟賢所進惟賢則四目明四聰達不
 難知矣陛下左右非賢所進非賢則偽行豎偽言辨心益
 偽矣今陛下必擇忠賢居之左右以為耳目以為腹心矣
 任忠賢所進者復何疑乎誠若是則管夷吾鮑叔牙友進
 之不為比和奚初午父進之不為私是在陛下有所任之
 而已制策曰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
 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詰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
 舍之端用明彰一作真偽之辨者陛下清問及此非念切求
 賢取士之道乎夫求賢取士所以備官也設官所以分理

衆務也夫得一尺之木將斲以用之必使匠者有一塊之
 土將埏而器之必使陶者今陛下選人以仁天下皆歸於
 仁矣選人以義天下皆歸於義矣夫理天下者必以仁與
 義矣今朝廷用人不以仁而憫默低柔進人不以義而因
 循持疑言有不符於行才有不足於用矣陛下雖欲精五
 事五事何術而精雖欲法九徵九徵焉得而法若是求衆
 務之理者是以材與陶以土與匠而求器用之得也不亦
 難乎今朝廷開取士之門不為不廣其中選擇精詳望為
 俊彥者通於進士中外之重擢清秩選於是者十八九誠
 有才有器亦盡萃其中然而所采者採浮華之名所習者雕
 蟲之技是以主教化者不道皇王之術官牧守者不知疾

病之源豈其有任事之才而無任事之智乎蓋藝非而職異也臣聞古者有秦龍之官夫龍神妙不測變化無窮而能節其嗜欲察其動息擾而制之無所不得者蓋代襲其官述脩其業也楚人之操舟冀人之乘馬豈盡性哉必習而善矣今縱未能大更其事苟明殿最考績之科驅天下之人於脩効飭行之地假如任某官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其冤必擢而遷之又能著某行立某事舉某善雪其冤又擢而遷之茂然無聞不待罪而黜之則下無蔽善黨惡之情矣下無蔽善黨惡之情則賢者不進於朝廷復何往也安有言行相乖才望不稱者乎制策曰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者

臣陳帝王之道於前矣陛下又垂問以朝廷之闕四方之弊豈不欲躋人於善道補政之闕遺哉臣又陳取士任賢之道矣陛下誠能任賢於上待人於下朝廷豈有闕而不脩四方焉有弊而不去何必備繁細之事以干聰明者矣夫有天下者莫不欲使人富使人壽使人遷善使人無惡服統四夷於荒外正百事於朝廷夫欲人之富莫若厚耕殖欲人之壽莫若和陰陽欲人遷善莫若明勸賞欲人無犯莫若慎刑罰服四夷莫若脩文德正百事莫若任忠賢忠賢不任雖日親衆務百事其得而正文德不脩雖日斂干戈四夷其得而服刑罰不慎雖日殺千人奸盜其得而止勸賞未明雖日爵千人禮樂其得而脩冤濫未盡雪陰陽

莫得而和浮屠華未盡去耕殖莫得而厚此六者政之大端也伏惟陛下念之抑臣又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懼化之未光懼德之未洽懼一物之失所懼衆政之有乖訪遺闕於下臣張條目於清問九前強對者莫不備陳所得則陛下知之不難矣在行之何如耳臣又以天下之事小大萬端陛下深居九重廣有四海安得勞心神於思慮之外極聖明於視聽之表臣願陛下為一事必師於古行一道必法於天明日月之光正星辰之位降雨露之澤振雷霆之威內得變龍掌萬機之務要外選方邵召視百事之成利於上者必慮於害人擇疑作於志者必求諸非道則天下之望慰微臣之志塞矣謹對